

我们的童年

□孔明

拜互联网所赐,拜电脑、手机普及,拜交通信息发达,地球真变成村了。一个人只要有手机,只要肯上网,只要加好友现身互联网,地球上角角落落的人和事不但瞬间可以知道,而且瞬间可以传播。从前人好像都在背晃转角隐藏着、潜伏着、埋没着,忽然一夜间,都露头了、现身了、活灵活现了。从前擦肩而过、一面之缘的;在一个围墙里读过的书,在一个军营里当过兵,在一个单位共过事,在一个地方落过难,借助海量的信息传播和互动,忽然就聚首了。多半是华发见华发,假牙对假牙,岁月纵横在脸上,不抚今追昔,怎么可能呢?人生苦短,真是“短”啊!校园分手时,都还是祖国的花朵,再聚首时祖国的花朵已经变成下一代的下一代了。

过来人聚会,说起童年,无不津津有味。有位祖国的花朵问我:“叔叔,你们那一代的童年真那么好?”我反问:“你觉得呢?”孩子一脸茫然,一眼困惑。“看景不如听景”,诚然哉!但让下一代的下一代听上一代的上一代说童年,真像说梦一样,洗耳恭听,也必是一头雾水。这就叫代沟吧!

50后60后的童年真好吗?说真好,必有一片声音附和。那一代的城市娃什

么样我不知道,那一代的农村娃是这样的:大人都在“战天斗地”,娃们基本上是被“放养”。不上学的扎堆玩(玩泥巴),上了学的也是结成伴儿,风里来雨里去,谁接送呢?谁愿得上接送呢?独苗苗值钱贵重,也只是在雨雪天接送,平常是不管不顾的。上学归老师接管,一放学就等于放羊了。平时不留家庭作业,寒暑假作业也是挑空儿做。回到家当然也不是全逛荡,要帮大人干零碎活,或者被父亲、母亲临时使唤。忙假给生产队拾麦,暑假给生产队割草,也没有人看管,就是“一窝蜂”。只要不在大人眼皮底下,娃们都是快活的,玩啥儿都是就地取材,上树、耍水、逮老鼠是常事,都随性。一个“疯”字,极尽孩子玩耍的原生态。孩子贪玩,不玩干什么?孩子贪吃,是因为总吃不饱、吃不好,吃啥都是香,被一些大人骂作“饿死鬼托生”。一个“贪”字,也极尽孩子欲望的底线。玩的时候忘了饿,饿的时候还惦记着玩,此外再无别的欲望。当然都有梦想,但也只是梦想而已,心里无所谓充实,也无所谓空虚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,其实就是知道帮父母干活,体谅家里用度,不胡乱花钱,也没有钱胡乱花。

50后60后的童年真好吗?也未必,

起码不尽然。好与不好是比较而言的,不比不知道,一比吓一跳。那时的农村娃太可怜了,就一个字足够概括:“穷!”有多穷呢?现在城里的孩子都未必想象得出来。早晚锅里有吃的,能填饱肚子,真不错了,还求啥?春天青黄不接,一些人家有断炊的危险,就指望吃“返销粮”。我父亲有工作,一家十口也吃过“返销粮”。我母亲织了布去40里外换粮食,背一卷布去,背一袋粮食回,来回跟着我大哥。我大哥虽是老大,年龄并不大,就是个娃,却当“劳力”了。村里还有不如我家的,冰天雪地上学,有的娃光着脚丫,布鞋还有“窟窿眼睛”,“大舅”(脚大拇指)都露在外边。光身子,外边就穿个烂棉裤、烂棉袄。我家里条件相对好些,起码夏不缺单,冬不缺棉,每年冬天,我的手、脚、脸照样被冻伤。唯一取暖的地方是炕,但总不能老赖在被窝里。有位同侪就曾反驳我:“你那时还叫穷吗?”穷不经历,真难以想象。

过来人为什么总说童年好呢?这和“月是故乡明”一个道理,甚至是一个歪理!对远离故乡的人来说,童年就是故乡,故乡就是童年。童年看世界,世界就是童话。童年是一张白纸,想象的比画上去的好看;童年是井底之蛙看世界,只看

见巴掌大一片天;童年充满好奇心,一切又都是未知数,看见什么都新鲜。一些人总说故乡的馒头真香,现在却吃不出那种香味了,殊不知馒头还是馒头,只不过自己的味觉早已今非昔比。就是把当年的馒头拿给现在的娃吃,娃也不会说香的,真是此一时也,彼一时也。

童年是初升的旭日,绝不会在地平线上停留;是日出前的露水,一见阳光便要悄然匿迹;是早春的蓓蕾,只等着花开。那就是美,与生俱来,却只可拥有,不可复制;只可回味,不可退回。童年有欢乐也有泪水,但欢乐会被存储,泪水会被稀释;童年有甜蜜也有苦难,但甜蜜会被咀嚼,苦难会被过滤;童年有梦想也有失望,梦想会被放大,失望会被屏蔽。

童年是每一个人的,不同人的心里,必留下了不同的烙印;童年是一代人的,时代会给每个人的心上留下相同的烙印。我们的童年不是我们的选择,却是我们的阅历。其实下一代的童年也不是他们的选择,他们却不得不接受、面对。但愿他们将来也能津津乐道,但愿他们将来不再一声叹息!

笔走龙蛇

庚子·小暑别聊城兄弟

□春草

暑浓荫深山水碧, 东昌府邸与君期。
一杯一盖难语尽, 叹感时日如过隙。
迢迢连牵泰鲁地, 世事沧桑情不移。
唯念康泰多胜景, 登高遥望把茱萸。

半坡姑娘

□诗村

泸河边
白鹿原下
土堆上的洞穴,茅屋
就是你的家

你搀扶着老祖母来了
穿过六千年的烟雨
上山狩猎
下河捕鱼
在树上摘野果
在土里种谷物
尖底瓶子上的人面鱼纹
记录着传说

多么和谐的族群
多么文明的部落
人们竟没有私心杂念
也不知给自己的口袋装些什么

六千年了
遥远,又那么熟悉
陌生,又那么亲切
说是一段历史
却分明是一面镜子

飞驰人生

□宋扬

那年,他两岁。

那辆绿皮巨无霸从山坳里撞出来,弹跳着撞进他的视野。巨无霸的呼吸声一开始只是刚刚盖过河滩上的蚰蚰声,盖过平静流淌的水声。它的喘息一点一点粗壮起来,它在凹凸不平的土路吼起一溜黄尘。巨无霸看不见河对岸的他放光的眼,也无意识地因为他呐喊涨红的脸,它的屁股冒着黢黑的烟消失在路的尽头。他张大的嘴巴还在与远去的巨无霸一唱一和……

巨无霸不知道,它就这样开启了一个孩子飞驰的梦。那年,他八岁。他们用竹竿抬着一摞切割棉花包的铁片路过河滩,铁片太重,他们走不动了。褪下几片打水漂,一手扶铁片,一手用吃奶的力气贴着水面扔出去,“喇……”,铁片晃荡着往下沉。

扔到膀痛手软,扔到心灰意冷,扔到只剩最后几片,他们不敢再扔了。他们要回去做铁环,用钢锯,用铁钳弄掉铁片四周的尖齿,用磨刀石磨。磨到铁片发烫,磨到铁片外延一圈光滑的线,就磨坏了一整块青石。青石死于一道一道勒痕,青石被磨穿了肌肉,被磨穿了筋骨。

铁环的声音在晒坝响起,在机耕道响起。铁环在干枯的牛粪上滚过,在稻草的露珠上滚过。飞驰的铁环牵引他的脚步,他用他的脚步追赶铁环的脚步……

那年,他十岁。

他骑自行车去赶集。集是十多里外的另一个集,自家的集太近,那个集对他来说是巨大的诱惑。一段百来米长的土坡,带三个大弯。自行车飞奔着弹跳起来,他弹跳起来。风掠过他的脸,是鸟儿飞翔的感觉,是流云飘逸的轻盈……

他把三颗门牙留在了“三大拐”,那段凹凸不平的土路成了他记忆里的梦魇。

那年,他四十岁。

他的汽车以120码的时速在塔里木盆地的高速路上飞驰。油门深踩,他听到涡轮发动机的山呼海啸。此后,在西成高铁,成贵高铁,成渝高铁,他穿越一个又一个漆黑的山洞,飞驰的动车瞬间把眼前变成身后,把他梦想去的一座座城市甩在身后。

动车带着他和他的梦正加速奔向远方。他又想起了那些汽车、自行车,那些铁环、巨无霸……



霞映扎那那

玉军 摄

商洛花鼓

□田家声

写花鼓还得从我懂记事说起。那时乡村娱乐活动十分贫乏,逢年过节除了草台班子偶尔演台大戏,最容易看到的就是那被人称作地蹦子的花鼓小戏了。正月里,我常常和小伙伴相邀去邻村,或跑数十里到被人们称为花鼓窝子的桐木沟瞧花鼓。

花鼓一般都在简陋的土台上演出,人物以三小(小生、小旦、小丑)为主。饰演者都是泥腿子,不穿帝王将相官衣蟒袍,一律随身衣着,演旦角者(那时没有女演员,全由男人装扮)穿件红绿上衣,脸蛋上擦了粉,涂了红,足蹬绣花鞋,随手拿个手帕当道具。演生角的也无古装戏的紫衣袍衫,找件旧长衫

穿了,戴顶纸糊的相公帽。演丑角的用白粉在鼻梁涂一疙瘩白,头上戴个烂草帽圈。没有弦索乐器伴奏,演唱中间的过门多是钹子和小鼓“咚咚咚,锵锵锵”的敲击。唱词尽是乡间的艳词酸曲,被民间称“丑丑花鼓子”。记得那时我们常看的戏文是《二喜接妹》《站花墙》《石榴娃烧火》《张古董借妻》《回河南》《西楼会》《张连卖布》《绣荷包》《兰桥担水》等等。台上演员诙谐的表演让台下的男女老少常常笑得前俯后仰,眼泪都要流下来,从日出演到日暮才结束。往往台上演员正在卸妆,台下还意犹未尽。观众中有被演旦角或生角的俊男吸引,禁不住跑上台去看

一眼自己的偶像。

上世纪50年代,商洛剧团将花鼓从地摊子移到舞台,花鼓便开始逐渐走向辉煌。记得当时被移植的第一出小戏是《夫妻观灯》,没想到演员王祯、陈清林将这出小戏演得如火如荼,红得发紫,先是在省城汇演,接着被文化部邀请到北京怀仁堂大礼堂音乐周献演,受到当时的中央领导接见和好评,曾经轰动一时,传为佳话。

商洛剧团陆续排演了《西楼会》《桑园配》《贾金莲》《回河南》《送香茶》《瞎子摸妻》等小戏,吸引了商洛一茬茬戏迷观众,又屡屡在省城拿了大奖。花鼓一下成了商洛剧团的招牌戏。从上世纪

80年代起,商洛剧团创作排演了几出大戏,《屠夫状元》《六斤县长》《小贩小官小教师》《月亮光光》等,不仅在省内屡拿大奖,而且进京演出,又在大江南北巡回演出,给商洛挣了个“戏剧之乡”的名头,商洛花鼓也因此正式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于是,让人们牢牢记住了陈正庆、田井制、冀福记、刘安民、费庆民、辛书善、田朝霞、王海青等编导和音乐创作者的大名,可以说他们是商洛花鼓的功臣。

商洛花鼓,是慰藉商洛人民心灵的灵丹妙药,也是商洛人民心目中最美不过的戏曲,必将世代代传唱下去,在历史的长河里永不消逝。

凤凰山

□刘小元

铜川印台有一个地方叫凤凰山,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呢?我想,能叫凤凰山的地方一定是个好地方。

进入六月中旬,时令已是仲夏,两天的中雨给渭北高原彻底底冲了个澡,让山川更加妖娆,更加浓墨,更加活力四射,更加欣欣向荣。

雨过天晴,放下所有心思,去凤凰山一探究竟。从宜君县城去凤凰山,沿途经过哭泉古镇、北国风光瞭望台、太安森林公园、玉华宫。

我是山里人,当车子行走在凤凰山的路上,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大山,什么是林海丰茂。我努力张望车窗外,雨后的仲夏,沁人心脾的凉意占满了整个世界,隔窗似乎感觉一股凉意触到皮肤竟有微冻

之感。我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进入了初春,还是仲夏?

仰头望着车窗外的天空,天蓝得不像话,悠闲自在的白云像是小孩们在捉迷藏,时而聚在一起,时而一个人游荡,我想开车窗伸手把它摘下来咬一口,看它是不是棉花糖。

传说,宜君县令曾准备建县城于此,但得知凤凰未能落歇,因而未建,凤凰山便名传于今。车上的我除了好奇还是好奇,这山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?

一个多小时的行程,车子停在半山腰。我徒步行在这松涛碧海的大山中,一条通往山顶的小路,虽然很陡峭,但已经是硬化了的水泥路,小路两边郁郁葱葱的灌木丛林,还有挺起腰杆努力连成一片绿海

的松柏,已是蔽日遮天。微风时不时吹来,感觉很凉爽,耳边不时传来阵阵鸟鸣声,悦耳惬意。

终于到了山顶,突然想起一个词,登峰造极,岂不是这个意境。

凤凰山虽不巍峨,但在此群山中最高,举目四望,才知道什么是一览众山小,四面众山遥相呼应,连绵起伏。一群群山在天机那边,像是茫茫大地弹奏出的音符,错落有致,起伏悠扬;又像是万马奔腾,描绘出一幅壮美的山水画卷;又恰似大地的脉搏,铿锵有力。此情此景让人遐想万千,人类和大自然和谐共生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。

凤凰山北有宜君黄陵,南有耀州,西为旬邑,东是美丽的印台。东面山凹中是玉华矿区,能看到光伏发电板在绿色的大山中

泛着银光。

凤凰山也有一个美丽的传说。很久以前,有一位地主恶霸,想霸占良家民女为妾,凤凰得知此事,化身成一位美女,与地主恶霸结婚。在拜堂之际,凤凰刺死了恶霸地主,然后飞往此山居住,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她,把此山叫凤凰山。

传说总是美好的,我们无从考证,但也是老百姓对生活的美好向往。当然这原始的自然景观、古老的民族文化,演变成代代相传的故事与传奇,在这里扎根,在这里歌唱,更在这里收获。

行在大山深处,凤凰山的风光处处美不胜收。这美,是大自然的馈赠,更是人民群众耕耘后的收获。

履痕处处



塬上风景线(国画)

刘国占